



真與善，感動我

口述 / 王志鴻（花蓮慈濟醫學中心副院長） 整理 / 江欣怡

來到花蓮慈濟醫院工作，至今已經有十三個年頭了，過去我從來都沒有參加慈誠培訓，但從今年起我決定加入慈誠培訓，背後其實是有一段因緣。在學生時代，我就很喜歡從事社會服務性質的工作，當時我曾經參加過救國團，擔任假期服務員，而且也擔任學校服務性社團的負責人等工作，因此在加入慈濟之後，我一直對於我們基金會的活動滿嚮往的，而且我也很佩服基金會的這些志工們，包括委員、慈誠、環保志工等等的付出，是如此無私。

其中，慈誠和環保志工是我一直都想做的，我很早之前就想培訓，也跟上人說過好幾次想要培訓，而上人也說，講了就要去做，怎麼還不去做呢？

我以前做過很多類似的社會服務活動，像是救國團的假期服務員，就是要幫學生們做課後的課業輔導，而醫學院時代也曾經去過山地醫療服務團，而得知我們慈誠隊從事的服務都是像水災時候送便當等活動，這些都是我很想要去做的事情。

可是，在做慈誠之前，都先要守十戒，而對於這種大家明文規定的戒律，我認為只要加入這個團體就應該要合乎這個團體的規範。但是，我個人是個歷史相當長久的抽煙者，而且有需要時，也不忌諱飲酒，另外，包括開車不超速等等交通規則也是在十戒的範圍內，所以，年輕時候生活步調比較緊，個性上也比較不成熟、圓滑，這些規矩讓我一直都不敢踏入慈濟這個領域，怕自己會破壞了這些規矩。

以前怕人家說，怎麼你當了慈誠還在抽煙，臉也有時候看起來紅紅的，就是因為這樣，所以事實上我都有在做志工活動，但並不敢打包票說我就可以遵守得了這些戒律。一直到後來，我自己也知道煙不是個好東西，所以我開始砥礪自己，爲了要加入慈誠隊，我去戒煙，等到戒煙滿一年以後，才敢承諾要去接受培訓。

說真的，我選擇在伊朗賑災後接受慈誠培訓，並不是因為伊朗賑災時的經驗促使我下這個決定，而是長久以來自己的想法，怕

說自己無法遵守這些戒律，一直等到我自己覺得可以了，有九成以上的戒律可以遵守得了，而且也不會因為自己的習性而破壞大家的規矩後，我才敢真的挺起胸膛地說：我要參加培訓。

加入培訓以後，當然有人說我們是特別班，但不管怎樣，這四個月的培訓，有不同的課程、不同的體驗，這些課程裡頭有各個志業體的領導人親身跟大家分享不同志業體的經驗。先前，我只知道醫療志業，以外的都只知道皮毛，至於其他志業體的緣起，以及我們慈濟人已經做到的事情都不大清楚，甚至只跟一般非慈濟人一樣，只瞭解一點點而已，但培訓之後，才真正深入去瞭解慈濟。

因為我們是特別班，在讀書的要求上說真的比較少，但在「做」上面卻是不願意落人後。我們平常都有參加人醫會的義診，另外，我也負責玉里、關山兩地的醫院的行政事務，有定期做社區服務、居家關懷，我們其實都很踏實地去做，包括志工的加入等等，還有掃街等等，因此可以說，平常都有在做志工等活動，而培訓只是一個過程。

另外，我會參加培訓也是希望認同我的後輩學生們，可以有一個方向參考。我希望他們可以知道，「像王醫生這樣，都能挺起胸膛去參加培訓，所以我也可以試著去多瞭解慈濟。」希望藉此讓他們多多瞭解慈濟在做什麼。

慈濟這個團體很真，領導者也都很真和誠，言行一致。也就是說，不管那一個志業體，大家所做的事情出發點都是善的。以前，我在私人醫院工作的同儕，在經過十多年後在相聚時，我發現在慈濟的環境中工作了十三年後，跟我原本在其他財團法人或是自己開業的同儕們比較，在追求真、善這兩大方面中，我的智慧比他們成長很多，而這是我收穫最大的地方。

可以說，能夠讓我繼續待在慈濟而不肯離去的原因，就是這裡的真、誠與善，深深地吸引著我。



為苦難的災民 提燈照路

文/潘燕欽、陳鈞博(雲嘉南區人醫會總幹事、大林慈濟醫院社區醫療部組員)

七月二日晚十一點三十半，敏督利陸上颱風警報已正式解除，但卻引進了少見的旺盛西南氣流，一夜豪雨讓許多志工在半夜中醒了過來；民雄的林月桂擔心民雄的低窪地區又像往常一樣，遇有豪大雨就淹水，所以，她顧不得天未亮，就打電話到會員家瞭解災情，凌晨五點半天色微明，葉麗卿已經出門去勘查災情，才知道十四甲社區已經淹水，而張錦萍也接到了西昌村淹水的消息。

七時許志工開始分組進行勘災，勘查結果後決定中午為十四甲社區、溪口的遊東、遊西村民眾準備便當，而西昌村村長也要求我們供應三百份晚餐。所以香積志工積極採買物資，並利用大林慈院的圓形餐廳準備便當。對慈濟志工而言，要立即準備三百人份的熱騰騰白米飯不是件容易的事，幸而此處有慈濟的醫療志業體一大林慈濟醫院，所以營養組半小時不到就將飯蒸好了。

下午四點不到，葉麗卿手機響起了請求支援的聲音，請求香積組為東石鄉的東石村、猿樹村準備一千七百份的便當。由於此次大雨正好遇上月中大潮，海水倒灌，所以村長馬上請求慈濟的協助。已經是下午四點了，要在下午七點以前準備好一千七百份的便當，是項艱鉅的工作，不過留守在大林慈院的志工還是將它接下了。

飯由何處來？菜由何處來？當然只有請求大林慈院的營養組支援了。營養組的黃金環組長一聽到是支援東石鄉，內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動。因為東石是黃金環的故鄉，她正在為打不通家中電話而擔心家人安危之時，聽到志工送愛的召喚，內心自是無限感恩，將小愛化為大愛。

下午五點不到，三百份的便當已經完成，立即送到西昌村。當

志工到達該地時，村長、鄰長及環保志工已守候在村口，只見鄰長們謹然有序地將便當分好之後就與志工挨家挨戶的將熱騰騰的便當送到村民的手中。踩在及大腿的水中，水上面浮著一層層的金色浮萍，原來是一週前才完成收割、但還來不及處理的稻梗浮滿水面，形成了這一特殊的景像。種稻的算幸運的，種哈密瓜、西瓜的就不那麼幸運，一切付之流水。看天吃飯的生活，只希望老天能多一些憐憫吧！

晚上六點不到，第一批七百份的便當已由大林慈院送出，看著志工忙進忙出，內心中有一份慈悲的清涼感；人總要透過看見苦難才能淬鍊出慈悲心。不想看到苦難，卻想擁有慈悲心很難啊！

五日一早陰霾的天氣終於放晴，民眾紛紛展開清理家園的工作，希望儘早回復正常生活。然而污濁的水，讓久泡水中的民眾，幾乎人人皮膚變得紅腫難耐。透過志工回報，以及和嘉義縣衛生局、東石鄉衛生所的聯繫，大林慈濟醫院決定前往東石鄉安排巡迴義診服務。

經聯繫院內醫師，由家醫科江瑞坤醫師率先打頭陣挪出時間參與義診，並在院內同仁通力合作下，在不到二小時內便備好所需的藥品醫材順利前進東石鄉。進入東石，大水的痕跡依舊清晰可見，家家戶戶的門口擺滿了大水淹過的東西，一再出現的淹水夢靨，讓佈滿風霜的容顏更顯得憂愁。義診現場早已聚集許多民眾，民眾捲起了褲管，指出皮膚起了濕疹受了感染之處，大多數人已是紅腫、發炎痛苦難耐，並訴說著長期泡水的無奈。

第二天有家醫科黃慧雅醫師及葉冠欒藥師前來進行愛的接力。爲了滿足鄉親的醫療需求與交通不便，醫療團隊主動在二天內安排前往六個村莊義診，於是就像是野戰醫院般，抵達定點、火速佈置、看診、發藥、打包收拾，再趕往下一個定點，各個步驟緊密扣結，只爲了提供鄉親更多的就診機會。風雨過後，慈濟志工與醫療團隊用愛的接力賽來撫慰東石鄉親的病苦與傷痛，醫療團隊以兩日時間一一走過圍潭、塭仔、鰲鼓、港口、東石、型厝六個村落，提供八百五十一位東石鄉民醫療服務。在民眾受創痛的時候，慈濟人提燈照路提供最溫暖的援助，膚慰災民的心靈也解除身上的病痛，將慈濟人的愛與關懷迴蕩在東石鄉。



顏惠美(後排中)

合掌感恩的哈密迪

文 / 顏惠美(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社服室副主任)

六月十八日中午，一向會合掌說感恩的哈密迪，突然因敗血性休克急救，送進加護病房。接到這突如其來的訊息，一時間，我嚇得差點手腳發軟，急忙趕到加護病房。

在加護病房外面，看到哈父與翻譯的崔裕順先生正枯坐等候；加護病房內，醫生快速川梭的身影，一時氣氛顯得格外的凝重，我的心情也剎時為之沉重了起來。我請他們二人一起到佛堂禱告，三人各念各的心意，哈父祈求阿拉真主保佑，我虔誠的默禱：「觀世音菩薩啊！請您垂聽我的懇求，護祐哈密迪的病情穩定下來，好讓他能平安回印尼！」

終於，哈密迪的病情暫時控制下來了。我邀哈父到靜思堂走走。靜思堂內，在一尊白瓷觀世音菩薩的立像前，他跪了下來，合掌默禱，虔誠的神情真叫我動容；莊嚴的畫面，不由得我立即按下快門，捕捉這感人的瞬間。

驀地，看到旁邊一個地球模型，上面寫著「互愛」，剎那間，我更深一層了解到，大愛無國界，不分種族、宗教，天下一家親的大愛情懷！

一解思母之情

手術後的哈密迪，鼻子上插著鼻胃管，虛弱、流著淚，我只能用簡單的印尼文，像啦啦隊般的向他喊著：哈密迪，伯拉尼（勇敢之意），哈密迪露出無助的眼神，點點頭回應。

為一解哈密迪的思母之情，我想盡辦法，透過新加坡分會祖慧師姊的協助，寄來了媽媽的照片，趕緊拿去給哈密迪看。哈密迪伸手指著照片中，一位身影瘦小的女人叫：「媽媽！」

醫生說：「哈密迪不吃飯，管子不能拔。」看著哈密迪日漸消瘦的臉龐，我好生不忍，只能對著他叫：伯拉尼、馬幹（吃飯）、布朗（回家），媽媽。東湊西拼的印尼文，希望他能聽懂。好不容易，他吃了幾口飯，但是，這樣營養還是不夠啊！還

好，上次陪諾文迪回鄉的大愛台同仁，順道到哈米迪家，拍攝哈媽媽對兒子的思念和叮嚀的錄影帶。

當哈米迪看到睽違數月的家時，眼睛睜大了，爸爸在旁邊也一直很興奮的說著、比著。當鏡頭轉到母親的臉孔時，哈米迪眼淚馬上流了下來，我趕緊為他擦眼淚；哈母瘦小、堅毅的外表，充分顯露慈母的光輝；她慇懃叮嚀，告訴哈米迪：「不要難過，一定要忍耐，多吃些飯，好讓身體快點恢復健康，媽媽等著你回來！」看完影帶，哈米迪揮揮手說：「媽媽再見！」

慈濟月刊記者黃秀花師姊同時帶回一件媽媽送的衣服，媽媽交代要把衣服放在哈米迪身上，如同媽媽親自陪伴在他身旁一樣。母愛的呼喚，讓一個想家的孩子，無形中，將生命的活力展現出來。當衣服輕放在哈米迪的身上，那一剎那，母親多少的寄託與期待，緊緊地黏在哈米迪的心中。

颱風夜的心情

氣象台報導，敏督利颱風即將由台灣東部登陸。晚上，風漸大，雨也下個不停，心情不由得跟著緊張了起來，擔心病患是否會因氣壓的變化而不舒服。

晚上七點三十分，正回到社服室，電話鈴響，加護病房的護士打來電話說，印尼男孩哈米迪終於可轉出普通病房了，可是卻找不到他父親去接，讓我幫忙找人。

我心中一面替哈米迪高興，一面動著念頭想想，哈爸爸會不會在蘇菲安的房裡與蘇爸爸聊天呢？我比手畫腳的問蘇爸爸，哈米迪爸爸在那裡？蘇爸爸鴨聽雷（有聽沒懂），只好再想辦法找人。打電話到哈爸爸住處，電話仍是沒人接，只好親自到醫院外宿舍去敲門。

我撐著傘，不管外面風有多大、雨下得多猛，一心一意只想快點找到哈爸爸，讓父親陪伴哈米迪在普通病房度過颱風夜。途中，風大雨急，腳步幾乎踩不穩，又要閃開積水的低窪處，走到宿舍，衣服也濕了，還好找到哈爸爸。

現在回想起來，從海外前來的孩子，好在有醫療團隊在搶救生命、志工們的陪伴，就像此刻外面的天氣，風停、雨也停，一切都歸於平靜，心中不由得合掌感恩！



慈濟心、護理情

文 / 王長禱（花蓮慈濟醫學中心護理部督導）

當護士，是我小學二年級念完南丁格爾後，立下的志願，從此就不曾改變過，一直至今，雖然走的有點辛苦，但永不後悔。

記得念護校的第一次實習，是改變我人格的第一個關鍵期，高一升高二的暑假，十七歲，正是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年紀，一個人拎著大包袱與同學從桃園坐火車到嘉義榮民醫院實習，第一次離家這麼遠，有點興奮。

榮民醫院裡面都是榮民伯伯，沒有家屬，一個人孤零零的住在醫院裡，而我們這些小護士就是醫院最好的童工，從量體溫、打針、發藥餵飯、洗澡到剪指甲，都是我們一手包辦。從小到大，脾氣很拗，既不爱幫忙做家事，又事事都要最好的，現在卻是白衣天使，任勞任怨。每當夜深人靜，一個人躺在床上，想家、想到掉出眼淚時，就在那裡思考：一個與我非親非故的人，我都那麼心甘情願地幫他剪腳指甲，為何我的家人，我都不給他們好臉色，也不曾幫自己的爸爸洗腳丫，自此每次回家，都搶著幫忙洗碗、掃地、拖地，連我爸爸都說揀回來一個乖女兒。

護校畢業，幫忙分擔家計，開始到醫院上班，剛開始，經驗不足，手忙腳亂，無法給病人最好的照顧，只好用大大的笑容，親切的態度，來服務病人，也因此得到不少的讚美。

同理心，一直是老師交代我們的，要有同理心，但不是同情心，但是愛哭的我一直無法掌握很好，每每病患危急，急救時，我常常是哭得比家屬傷心，若是更有感情的，一邊壓呼吸球還一邊掉眼淚，等到整個急救過程完畢，我也哭花了臉。

測量生命徵象(體溫、脈搏、呼吸、血壓)，是我們每天的例行公事，為的是得知病人的生命指數，來做治療依據。但記憶中的一次照護經驗，卻是讓我永生難忘，她是一位中年婦女，大腸癌

末期，家屬放棄了希望，只希望留一口氣帶回家，我值大夜班，每一個小時，要去幫這位婦人量血壓，它的目的不是治療，只是當血壓下降時，告知家屬可以預備帶回家，第一次與自己的救人精神相違背，每一次到病床去，只是去確認她還有生命徵象嗎？看著生命從我的血壓計中流逝，第一次有著強烈的無力感，但，人還是無法勝天。

生、老、病、死，一直在醫院裡上演，久病無孝子的劇碼，我們也看很多，有時在病人家屬面前倒小便，家屬一臉嫌臭的表情，也讓我們很沮喪，更有惡劣的家屬認為來醫院花錢看病，甚麼事都應該由護士小姐做，就像指揮下女一樣。「小姐，我爸爸尿濕了，幫他換尿布！小姐，我爸爸要上廁所，你怎麼這麼久都沒過來，服務態度這麼差！」但他從來沒有想到，親情，是最好的良藥。

護士的地位，一直位於醫師底下，但是病患的所有治療與陪伴，從頭到尾都是護士的工作，打針、發藥、換藥、洗澡、翻身、換尿布、觀察病情變化，都是護士的工作，可是病人往往還是希望醫師來關懷，有時病患一個不舒服，竭盡所能的運用護理技術，往往不如醫生來看一眼。明明在我面前痛的很不舒服，醫師一來，問痛不痛，馬上回答「不痛了！」有時還真的很挫折，但是看著病患健康的出院，那一份喜悅，沒有經歷過的人是無法體會。這也是支持我走下去的原動力。

回首當年路，一路至今，自己也從一名青澀的小護士，到現在經驗豐富的老護士，除了技術的更純熟之外，多了一份感恩心，感恩這一路走來，曾經被我照顧過的病患，也因為他們的病苦，才成就今日的我。